



03

且
讀

文学精读

魯迅

魯迅 著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人民出版社

文学精读

鲁迅著

鲁

迅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文学精读·鲁迅 / 鲁迅著. —杭州 : 浙江人民出版社, 2018.6

ISBN 978-7-213-08766-0

I. ①文… II. ①鲁… III. ①鲁迅著作-选集
IV. ①I2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08701号

文学精读·鲁迅

鲁迅 著

出版发行：浙江人民出版社（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）

市场部电话：(0571)85061682 85176516

集团网址：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<http://www.zjcb.com>

责任编辑：余慧琴

责任校对：张谷年

封面设计：观止堂_未泯

电脑制版：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印 刷：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印 张：7.75

字 数：143千字 插 页：2

版 次：2018年6月第1版 印 次：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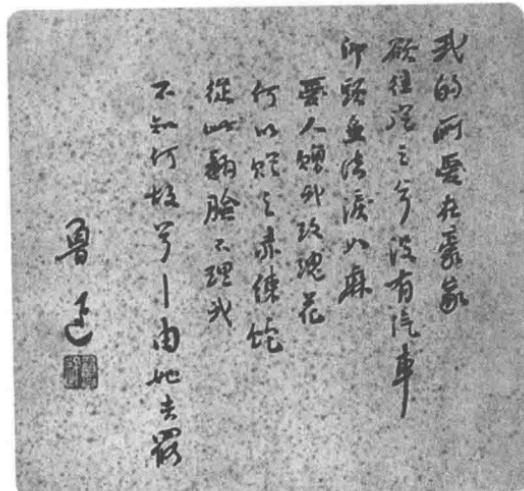
书 号：ISBN 978-7-213-08766-0

定 价：32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

50岁岁的鲁迅





1 | 3

2 |

- ① 青年鲁迅
- ② 鲁迅手迹
- ③ 53岁时的鲁迅



全家福

散文《朝花夕拾》

目录

小引	002
狗·猫·鼠	004
阿长与《上海经》	015
《二十四孝图》	023
五猖会	033
无常	039
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	050
父亲的病	057
琐记	065
藤野先生	076
范爱农	084
后记	096

散文《野草》(节选)

- 雪 116
风 筝 118
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121

小 说

- 孔乙己 126
故 乡 133
药 145
社 戏 156
一件小事 169
风 波 172
白 光 183
祝 福 190

杂文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战士和苍蝇 | 212 |
| 为了忘却的记念 | 214 |
| 说“面子” | 228 |
| 论睁了眼看 | 232 |
|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| 238 |

文学精读 · 鲁迅

散文《朝花夕拾》

小引

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，然而委实不容易。目前是这么离奇，心里是这么芜杂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，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，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。中国的做文章有轨范，世事也仍然是螺旋。前几天我离开中山大学的时候，便想起四个月以前的离开厦门大学；听到飞机在头上鸣叫，竟记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绕的飞机。我那时还做了一篇短文，叫做《一觉》。现在是，连这“一觉”也没有了。

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，夕阳从西窗射入，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。书桌上的一盆“水横枝”，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：就是一段树，只要浸在水中，枝叶便青葱得可爱。看看绿叶，编编旧稿，总算也在做一点事。做着这等事，真是虽生之日，犹死之年，很可以驱除炎热的。

前天，已将《野草》编定了；这回便轮到陆续载在《莽原》上的《旧事重提》，我还替他改了一个名称：《朝花夕

拾》。带露折花，色香自然要好得多，但是我不能够。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，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，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。或者，他日仰看流云时，会在我的眼前一闪烁罢。

我有一时，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：菱角、罗汉豆、茭白、香瓜。凡这些，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；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。后来，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，也不过如此；惟独在记忆上，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。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，使我时时反顾。

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，与实际内容或有些不同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。文体大概很杂乱，因为是或作或辍，经了九个月之多。环境也不一：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；中三篇是流离中^①所作，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；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，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。

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于广州白云楼记

^① 1926年“三一八惨案”后，北洋政府拟下令通缉鲁迅等人（参见《而已集·大衍发微》），为此鲁迅曾先后避居山本医院、德国医院、法国医院。在德国医院时因病房住满而被迫住进一间木匠房。

狗·猫·鼠

从去年起，仿佛听得有人说我是仇猫的。那根据自然是在我的那一篇《兔和猫》^①；这是自画招供，当然无话可说，——但倒也毫不介意。一到今年，我可很有点担心了。我是常不免于弄弄笔墨的，写了下来，印了出去，对于有些人似乎总是搔着痒处的时候少，碰着痛处的时候多。万一不谨，甚而至于得罪了名人或名教授，或者更甚而至于得罪了“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”^②之流，可就危险已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

① 《兔和猫》，鲁迅的短篇小说。最初发表于1922年10月10日北京《晨报副刊》，后收入《呐喊》。

② “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”，1926年初，鲁迅与现代评论派徐志摩、陈西滢等人就北京女师大学生运动的评价展开论争。1926年2月3日，徐志摩在《晨报副刊》发表《结束闲话，结束废话》一文，其中说鲁迅和陈西滢等人都是“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”，不要互相再打笔墨官司，以免在人前丢丑。鲁迅对此曾予反诘，参看《华盖集续编·我还不能“带住”》。

这些大角色是“不好惹”^①的。怎地“不好惹”呢？就是怕要浑身发热^②之后，做一封信登在报纸上，广告道：“看哪！狗不是仇猫的么？鲁迅先生却自己承认是仇猫的，而他还说要打‘落水狗’！”这“逻辑”的奥义，即在用我的话，来证明我倒是狗，于是而凡有言说，全都根本推翻，即使我说二二得四，三三见九，也没有一字不错。这些既然都错，则绅士口头的二二得七、三三见千等等，自然就不错了。

我于是就间或留心着查考它们成仇的“动机”。这也并非敢妄学现下的学者以动机来褒贬作品^③的那些时髦，不过想给自己预先洗刷洗刷。据我想，这在动物心理学家，是用不着费什么力气的，可惜我没有这学问。后来，在覃哈特^④博士（Dr. O. Dähnhardt）的《自然史底国民童话》里，总算发见了

^① “不好惹”，徐志摩为陈西滢发表在1926年1月30日《晨报副刊》上的“一束通信”写了《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》的“按语”，其中说：“说实话，他（按：指陈西滢）也不是好惹的。”

^② 陈西滢在《致志摩》一信（见1926年1月30日《晨报副刊》）中说：“昨晚因为写另一篇文章，睡迟了，今天似乎有些发热。今天写了这封信，已经疲倦了。”

^③ 1925年11月7日，陈西滢在《现代评论》第2卷第48期发表《创作的动机与态度》一文，文中说：“一件艺术品的产生，除了纯粹的创造冲动，是不是常常还夹杂着别种动机？是不是应当夹杂着别种不纯洁的动机？……年青的人，他们观看文艺美术是用十二分虔敬的眼光的。一定不愿意承认创造者的动机是不纯粹的吧。可是，看一看古今中外各种文艺美术品，我们不能不说它们的产生的动机大都是混杂的。”

^④ 覃哈特，通译德恩哈尔特（1870—1915），德国文史学家、民俗学家。

那原因了。据说，是这么一回事：动物们因为要商议要事，开了一个会议，鸟、鱼、兽都齐集了，单是缺了象。大会议定，派伙计去迎接它，拈到了当这差使的阄的就是狗。“我怎么找到那象呢？我没有见过它，也和它不认识。”它问。“那容易，”大众说，“它是驼背的。”狗去了，遇见一匹猫，立刻弓起脊梁来，它便招待，同行，将弓着脊梁的猫介绍给大家道：“象在这里！”但是大家都嗤笑它了。从此以后，狗和猫便成了仇家。

日耳曼人走出森林虽然还不很久，学术文艺却已经很可观，便是书籍的装潢，玩具的工致，也无不令人心爱。独有这一篇童话却实在不漂亮；结怨也结得没有意思。猫的弓起脊梁，并不是希图冒充，故意摆架子的，其咎却在狗的自己没眼力。然而原因也总可以算作一个原因。我的仇猫，是和这大大两样的。

其实人禽之辨，本不必这样严。在动物界，虽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由，可是噜苏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。它们适性任情，对就对，错就错，不说一句分辩话。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，但它们并没有自鸣清高；鸷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，不妨说是凶残的罢，但它们从来就没有竖过“公理”“正义”的旗子，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，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。人呢，能直立了，自然是一大进步；能说话了，自然又是一大进步；能写字作文了，自然又是一大进步。然而也就

堕落，因为那时也开始了说空话。说空话尚无不可，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之论，则对于只能嗥叫的动物，实在免不得“颜厚有忸怩”^①。假使真有一位一视同仁的造物主，高高在上，那么，对于人类的这些小聪明，也许倒以为多事，正如我们在万生园^②里，看见猴子翻筋斗，母象请安，虽然往往破颜一笑，但同时也觉得不舒服，甚至于感到悲哀，以为这些多余的聪明，倒不如没有的好罢。然而，既经为人，便也只好“党同伐异”，学着人们的说话，随俗来谈一谈，——辩一辩了。

现在说起我仇猫的原因来，自己觉得是理由充足，而且光明正大的。一，它的性情就和别的猛兽不同，凡捕食雀鼠，总不肯一口咬死，定要尽情玩弄，放走，又捉住，捉住，又放走，直待自己玩厌了，这才吃下去，颇与人们的幸灾乐祸，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坏脾气相同。二，它不是和狮虎同族的么？可是有这么一副媚态！但这也许是限于天分之故罢，假使它的身材比现在大十倍，那就真不知道它所取的是怎么一种态度。然而，这些口实，仿佛又是现在提起笔来的时候添出来的，虽然也像是当时涌上心来的理由。要说得可靠一点，或者倒不如说不过因为它们配合时候的嗥叫，手续竟有这么繁重，闹得别人

^① “颜厚有忸怩”，语见《尚书·五子之歌》。意为脸皮虽厚，内心仍感愧怍。

^② 万生园，也作万牲园，北京动物园的前称。